

· 中国同盟会四川分会首任会长

· 辛亥革命元老 大英雄

· 四川省非常时期代省长

· 川鄂黔滇讨袁护国军总司令

张汝宜 邱成佑 著

刺客

黄复生



重庆出版社

刺客 黄复生

张汝宜 邱成佑 著

重庆出版社

(川)新登字 010 号

责任编辑 杨希之
封面设计 徐赞兴
技术设计 刘忠凤

张汝宜 邱成佑 著
刺客黄复生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)
新华书店经销 国家科委西南信息中心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0.5 插页 2 字数 213 千
1998 年 1 月第一版 1998 年 1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印数:1—4,000

*

ISBN 7-5366-3849-3/I·714

定价:13.80 元

前 言

黄复生(1883—1948),初名位堂,曾易名树中,四川隆昌人。辛亥革命先驱。早年就读于川南经纬学堂,与吴玉章、谢持、公孙长子同受教于著名学者赵熙门下,为赵先生高足。1904年冬,留学日本,选学化工专业,经孙中山介绍,投师于梁慕光及日本小宝等人学制炸弹。1905年,同盟会成立,黄复生为首批同盟会员,当选为同盟会四川分会首任会长兼《民报》经理。1906年归国后,策划“永宁起义”;制造炸药时不慎伤左目,愈后更名复生。

黄复生少时喜读《刺客列传》、《巴枯宁传》,在寻求推翻封建帝制的革命中,曾与喻培伦等人策划谋杀两广总督端方,与张培爵、谢持等人策划刺杀四川总督赵尔丰,与汪精卫等人谋杀摄政王载沣,与陈其美等人谋杀江南巨匪徐宝山于扬州,与陈其美谋杀郑汝成于上海,与程泽湘策划谋杀袁世凯。他的前半生皆为“刺客生涯”,时人誉为嫉恶如仇的“海内奇杰”、“一代刺客”。孙中山曾委以川鄂黔滇讨袁护国军总司令、靖国军援鄂总司令、四川省代省长等要职。

1981年9月3日,新华社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所发表的《辛亥革命》一文中说:

“孙中山先生和其他在辛亥革命运动中英勇战斗的英雄如陆皓东、史坚如、黄兴、章炳麟、倪映典、徐锡麟、秋瑾、黄复生以及黄花岗 72 烈士，他们的事迹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。”

该文中所列者凡九人，除黄复生外，其余均被轰轰烈烈的传记、纪实文学、回忆录、评论所簇拥，为世人传诵不衰。唯川籍的黄复生寂寞无闻，湮没史海。

为此，我们广集资料，钩沉史海，写出了《刺客黄复生》，以求艺术地再现黄复生忠勇离奇的刺客生涯。

目 录

第一章	初露锋芒	(1)
第二章	东瀛蹉跎	(39)
第三章	铁假面	(72)
第四章	刺杀摄政王	(96)
第五章	狱中十八月	(144)
第六章	刺杀徐宝山	(220)
第七章	刺杀郑汝成	(277)

第一章 初露锋芒

1

大清光绪帝二十七年仲夏的一个上午，川南江城泸州在闷热中躁动不安。

蓦然，圆锣闷敲，先声夺人地震动着过往行人的耳鼓，知州府衙役鸣传告示的沙哑声音徐徐传过长街闹市：

“知州大人要审假洋毛子 啰，大家快去看哟……”

当当，当！

挑葱卖蒜的，箪食壶浆者，抬石担水者，都搁下了担子；算命的，测字的，看相的，卜卦的，炼膏药的，打火罐的，挑沙虫的，取黑痣的，说圣谕的，讲评书的，唱荷叶的，打金钱板的……收起了摊子；卖凉粉凉面的，卖蒸笼鲊肥肠的，卖麻辣肺片的，卖嫩豆花的，卖纸烟瓜子的，卖纸钱香烛的……关闭了店子；吞铁弹子吐火苗的，打醮求雨耍水龙灯的，踩高脚狮子的，扯圆圈专治跌打损伤的，卖草药包治花柳性病的……都收场穿起了对襟褂子。

大家都去看热闹。

人如潮水涌向知州大堂。

由于洋人横行，一些不知廉耻的中国人入了洋教，忘了自己的中国娘老子。一时间，号称飞天蜈蚣、菜花棒、梭老二等各色花脚乌龟尽出教门，奸淫估霸，无恶不作。市民痛恨万分，却又无可奈何。此时听得知州大人要为民雪恨，莫不拍手称快，争着来一饱眼福。

这时，一乘由三个人抬着的轿子急匆匆直奔知州大堂而来。轿内坐着英国传教士威妥士。这外国人坐轿子也有些讲究，既不要四个人抬，也不要两个人抬，而偏偏三个人前二人后一人，抬丁字拐。据说外国人坐轿子总爱观察前方，重心向前倾斜，而不像中国的士绅总喜欢斜躺在椅子上仰脸闭目养神。

轿子到了知州大堂的正门口，威妥士神情漠然地走出轿子，一声干咳，两声讪笑，剔骨脸上的鹰钩鼻微微一耸，傲慢之情溢于言表。他昂首直往大堂走去。

三班衙役循例杀威壮胆齐声吆吼，声音却有些参差不齐。

威妥士视而不见，右手在胸前划了个十字，又双手合掌，略勾着头，默念了一句什么，便闭了眼坐在堂侧的红木八仙椅上，高高翘起二郎脚。他一言不发，心中却想：我来自英伦三岛，理所当然的天之骄子，在北京的英军连清朝皇帝的圆明园也敢毁，连慈禧太后的龙车也敢烧，漂洋过海而来，难道还会在你泸州这条小小的阴沟里翻船？

洋人骄矜，倒把个知州沈秉堃弄得骑虎难下。太后皇上虽在逃难途中，却是上谕连连不断：“诸事忍让，勿与洋人纠缠！”可今天审的并非洋人，而是中国人李三呀，只不过此人是满

族，入了教会，又开了一个包儿饭庄，确也算得有些背景。

沈知州有些犹豫了。昨天，满城贴的官府通缉告示文书竟被撕得精光，公然有人纵火欲烧州衙签押房，明眼人看来，这一切都与洋教堂和那个包儿饭庄有着若明若暗的联系。黎民百姓早已怨声载道，就连官府也忍无可忍了。

大堂外，人山人海，许多人欲一睹沈知州问案的风采。

大堂内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

沈知州将惊堂木往案桌上重重一拍，对刚被押上来的李三厉声喝道：

“李三跪下！”

两个早已摩拳擦掌的差役立刻如狼似虎般地抢了过去，扭住李三的两只手，膝头只在他的腿弯上一顶，李三便“妈呀”一声惨叫，乖乖地跪在青砖地面上。

威妥士惊得倏然站起，用不太纯熟的汉语说道：“你们，你们真敢欺我大英臣民，不怕引起国际争端？”

堂下的市民一片乱吼：“李三明明是中国人的种，何时变成了大英臣民？”

“莫非他老子钻了洋婆子的被窝，合伙生养了一个杂种？”

沈知州见有百姓撑腰，嘴壳子又硬了三分：

“李三乃本州土生土长，众百姓见他从小穿开裆裤长大，倒要讨教讨教你这位教士先生，李三何时离了大清国籍？”一席话竟也说得威妥士一时说不出话来。沈知州赶紧接着说：“李三偷抢民女，人证物证俱在，罪大恶极！”他也不待威妥士说话，又一声厉喝：“给我重重地打！”沈知州想在气势上压倒威妥士，以便审结此案，长长中国人的志气。

威妥士迅疾站起来，二目圆睁，伸出双手挡着：“不准打！”

差役们刚刚举起的竹板又落下，谁也不敢伸手打李三。

双方相持着。

李三见有洋教士撑腰，原先萎靡的精神陡然长了一截：

“知州老爷，你可知道，我李三入了洋教便是吃的洋饭
……”

“入了洋教就不是中国人？”

“最多只有半边是中国的！”李三干笑着，“嘿嘿！”

“半边……”

沈知州被这一番奇谈怪论弄得语塞，一时不知如何回答。

正当威妥士洋洋得意之际，堂下倏地闯出一位青年学子，修长个儿，布鞋长衫，面目清秀，两道剑眉下一对大眼睛睁得如寒潭清澈见底，眼中隐隐透出一股轩昂之气。这人名叫黄树中，乃川南经纬学堂学生。黄树中初名位堂，字明玉，后易名树中（后又改名为黄复生），字理君，四川隆昌人氏。他上得堂来，也斜一眼威妥士，也不向知州施礼，只是微微笑着顾盼左右，随即清清嗓子，高声吟诗一首：“半边属炎黄，边半扔西洋。该是杂种货，打了也无妨。”

吟罢，两手轻轻一摆，朝堂下略一施礼，兀自拂袖扬长下堂。

沈知州好久才回过神来，急忙掉头问师爷：

“此人是谁？”

师爷答：“川南经纬学堂学生黄树中，乃怪才也！”

沈知州点点头，沉思默想，四句话分明是一首藏头诗，暗藏“半边该打”四个字。若如此处置，虽似儿戏，但那包公审乌

盆断案不也是将计就计？能将眼下骑虎难下之事逢奇化巧，确也有些妙不可言。沈知州想着，便理了理胡须，缓缓说话：

“既是有洋大人保驾，再加皇太后有谕，沾了洋人光的屁股就免打了吧！”说着，他有意地扫视了众人一眼。

堂下百姓听罢，顿时鼓噪起来：“不能便宜了这个恶棍！”

沈知州微微一笑，话锋陡转：“可剩下的那半边屁股是中国的，得按中国人的王法办！”

众人愕然，甚是不解。

沈知州欠身往签筒里抽出大签朝大堂中央一掷，高声说：“重责属中国的半边屁股五十大板，投进大牢！”

堂上堂下人皆欣欣然，个个手舞足蹈，一片欢呼雀跃。

沈知州的话音刚落，早已咬牙切齿，憋足了气的三班差役发一声喊，扑上去将李三按翻在地，扒掉裤子，棍棒齐下，打得李三杀猪般嚎叫不已。李三的半边屁股由青变紫，由紫变红，顷刻间，已是血肉横飞，骨断筋缩……

威妥士面如死灰，无可奈何地不停地在胸前画着十字，口中呢喃。

看热闹的看热闹，议论的议论，愤怒的也自然愤怒。众人正喧哗间，大堂外又虎虎走进一个人来，来人身高五尺有余，方脸宽眉，一撮短须，二目熠熠生辉，精神饱满。他走到大堂中央，双拳过肩，朝沈知州行了个江湖礼，朗声说：

“沈大人明镜高悬，众百姓翘首以盼，是清官是昏官，朱笔一点便见泾渭。”其言咄咄逼人。

众人悄声议论道：“这余竟成来了，今天的戏只唱了上本，我们还要等着看下本呢！”

余竟成当中站定，后面紧跟了几个人，全是滚刀客、叉手、打打匠一类的人物，个个怀揣匕首刀剑，怒目相视。

沈知州也不由得一惊，泸州城里谁人不认得这个青红帮的舵把子，这种江湖黑道人物，上吃将相王侯，下吃鳏寡孤独，有几个人惹得起？知州到底是知州，沈秉堃不露声色，心平气和地问道：

“依余舵爷之见，还要如何处置？”说罢，手捋短须，微笑着等待余竟成说话。

余竟成向前靠了半步，不显山不露水地说道：“清平世界，荡荡乾坤，李三竟敢偷抢民女，实乃泸州此种恶习之开端。依我之见，可捆绑游街示众，昭其劣迹，以戒来者。不知沈大人有何异议？”言语完毕，便将目光投向沈知州。

沈秉堃收住微笑，满脸严肃：“说得好！”便朝堂下一努嘴：“将李三五花大绑，敲锣打鼓游街三圈示众！”

大堂内外一片欢呼声。黄树中会心一笑，在众人的欢呼声中抽身而去。

威妥士斜瞄一眼黄树中离去的背影：好一个经纬学堂，等着瞧吧！他的牙齿咬得格格作响。

泸州人将此案称作“半边屁股案”，这“半边屁股案”确实源于川南经纬学堂。

2

天生的重庆，铁打的泸州。

此时，堪称巴蜀后院的泸州也起了火。一批学者官绅名流

麋集江城，蝉噪蛙鸣，高呼“师夷治夷”的口号，运动知州沈秉堃，通过川南永宁道尹黄立鳌呈准四川总督锡良，开全省停科举、废书院、办学堂之先河，办起了以“培育人材，实业救国”为宗旨的川南经纬学堂。著名诗人、书画家赵熙做了学堂的校长；刚从日本留学考查归来的大学者、梁启超的挚友周善培任教授。一时间，经纬学堂名声大振，前来求学的莘莘学子全是热血男儿，个个发奋立志，以图将来报效国家，干一番事业。不知不觉间，学生中倏地冒出一个唤作“输新学社”的秘密组织来，更是将一个泸州城闹得沸沸扬扬。

大清光绪帝二十七年的一个夏夜，几颗星星绽破夜幕。

月黑风高，江水涛声。泸州睡着了。

川南经纬学堂默然躺在江边，静静地谛听着江水弹奏的一曲永恒的独白。校园里寂静得像一池死水。婆娑的林荫模糊一片。林荫道曲曲折折地向前延伸，直通向那紧密相连的建筑群。偶有一两盏巴壁灯无精打采地亮着，洒出一圈淡淡的光环。

一条高大的人影在林荫道上急步箭行，地面上发出笃笃的闷响。那人影急匆匆往前走，俨然是轻车熟路。

“抓强盗！”

一声喊叫粉碎了校园的寂静。

喊声落地，几个人从黑暗处扑出来，齐崭崭地将那条人影击倒在地。砰，一声闷响，像一截沉重的木头蓦然倒下，那人肩上的东西掉下来：原是一个麻袋。

“拿火来！”一个人大声武气地吩咐着，声音洪亮有力。

几支火把举起。

“树中，这口袋里像装有啥子东西？动个不停！”一个矮壮的小伙子指着麻袋，对高个子说。

被唤作树中的人一只脚踏在地上那人的背上，对矮壮的小伙子挥了下手：

“快将口袋解开！”

“哎呀，是个姑娘家！”解开口袋的人惊叫起来。他的手颤抖不已，本能地缩了回来，有些为难地望着麻袋里露出的那颗头。

众人愣住了：一张女儿脸，满头青丝如墨洗。

几支火把凑近姑娘的脸：她的嘴里塞了一砣棉花，两眼闪闪而出的是惶恐和难堪。

谁也没动手去拉姑娘出口袋，男女授受不亲。难堪的沉默。

“救人要紧，先拖出来再说！”不知是谁发出一声喊，提醒了众人。

几个人七手八脚将那姑娘拖了出来，解了绳子，掏出嘴中棉花，将火把移近姑娘的脸庞，有人惊叫：

“嗨，这不是刘兮的妹儿吗？”

“打死这个杂种！”有人踢了地上那个男子两脚。那男子发出一声闷响，脸朝地面，死死地勾着头。

“把他的脑壳扳起来，看看是哪个龟儿子杂种？”

“狗胆包天，竟敢抢劫民女？”

两只大手奋力一扳，那颗头只好抬起：一张团鱼脸，两颗绿豆眼睛，满口黄牙。众人无不张口结舌：

“李三，你这杂种，干的好事！”

“丧德!”

“打死他,打死!”

“扯他龟儿上公堂!”

吼叫声、怒骂声此伏彼起,学堂里的先生们也都被惊醒,纷纷起了床,出来围观这极为神秘的一幕。

近几天来,泸州川南经纬学堂怪事迭出:先是两个工友的女儿失踪,后是姚蓉初失踪。那姚蓉初是泸州青红帮舵把子余竟成的表妹,年方十六,长得花容月貌,因家境贫寒,故托余竟成走了门路,让其在川南经纬学堂里当了厨娘。殊不知前天晚上,姚蓉初突然失踪,此事惊动了整个泸州城。余竟成咬牙切齿地发誓说:若不将此事弄个水落石出,我余竟成枉做了半世豪杰!这事闹得满城风雨,议论纷纷,有人谣传此事与学生组织“输新学社”有关,须知“输新学社”中的人员个个皆好滋事生非,皆是好抨击时弊、言辞激烈之类的人物,自然难逃口舌之议。

“输新学社”要洗刷罪名,只有抓住那个神秘的偷抢女人的人!今晚,“输新学社”的几名骨干分子暗中行动,躲在浓密的树荫中,抓住了李三。这几个人是:身材修长,冬瓜脸,疾恶如仇的黄树中;活泼机智,风流潇洒的公孙长子;沉默少语而又足智多谋的谢持;思维敏捷,善随机应变的张孝先。这是一群血气方刚,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人!

众人吼闹了一阵,并无一个动手打那李三。李三从地上翻身站起来,双手抱拳,向众人作了个罗圈揖:

“我李三做事不慎,望各位多多海涵!”说罢,他便想趁机溜走。

黄树中伸手抓住李三的衣领：

“想溜？没有那么撇脱！”

“你，你要怎样？”李三说话有些结巴，“我，我……”

黄树中声音凌厉可怕：“今天，老子要送你去见官！”

“哦，我是入了教会的。”李三换了一副脸子，抖起了威风，
“嘿嘿，州官大人又拿我奈何哉？”

黄树中正要说话，衣袖被人拉了一下。他扭头一看，是张孝先附在他的耳边低语：

“树中，将他放了吧！”

“为啥？”黄树中有些不解。

“这小子的背后有洋人。”张孝先的话极有分寸，“也不是怕洋人，只是……”

黄树中瞪了张孝先一眼，没作声，而是暗中使劲将李三一揉。李三被揉倒在地，摔痛了，长一声短一声地呻吟着。

“老子要砍死你这个假洋毛子！”一条大汉抡起一根扁担，飞蛾似地跑来，拨开人群，直往圈子里面挤。张孝先伸手拦住了那条大汉，劝告着：

“刘兮，别鲁莽行事！这事到了父母官那里自有公断！”

刘兮不管这些，挣扎着，要去结果李三的生命，可被张孝先和谢持双双抱住，无法动手。

众人劝的劝，骂的骂。那刘兮也是“翰新学社”社员，也听劝告，渐渐平息了怒气。

黄树中双手抱拳，绕了个半圆圈：

“各位先生、同学看得真切，今晚李三窜进学堂，偷抢刘兮之妹，请各位作个见证，到了公堂上时切莫装做哑人！”

“走，我们把李三押去找沈知州！”张孝先提醒众人，“公堂上见公理！”

众人一声吆喝，推搡着李三走出经纬学堂，对直朝州府公堂拥去。

这时，天边出现了鱼肚白。

知州大人要审假洋毛子 囉，整个泸州城躁动了，榜文早已张贴。老百姓翘首以盼。

“这李三平日刁钻古怪，狗仗人势，想不到也有今天！”

“哼，不要高兴得太早，这种事，真也真得，假也假得！”

“真的，沈老爷是个清官……”

“蒸的？泸州蓝田坝的猪儿粑，才是蒸（真）的。嘿，沈秉堃未必治得住一个开包儿饭庄的！”

百姓们议论着李三和他的包儿饭庄。

包儿饭是满族的特有食品。据说努尔哈赤以“十三甲冑”兴兵初期，一次被敌围困，全军绝粮，便命部属捡拾野菜，包着野果野草充饥。努尔哈赤与部下坚持作战，终于破敌突围。此后，所部扩大，军民增多，但仍不断以菜叶包了野果野草作食品，这其中自然有忆苦怀旧之意。后来，代代相传，逐渐演变，进入饭庄，便是将白菜大叶用水洗净，再将小肚、酱肘、香肠等熟食切成丁，另备腌黄菜、炒豆腐等几种普通菜肴一起拌在米饭之中，然后摊开白菜大叶，涂抹黄酱，将拌好的米饭舀在菜叶上，以双手捂包严实，卖人捧食之，谓之曰“吃包”。卖“吃包”的饭庄就是包儿饭庄。

泸州的包儿饭庄在乾隆朝代就开张了。有故事说，营业开门那天，知州专门斩决犯人出“红差”，当街给店老板“见红”冲